

季羨林 百年散文精华

季羨林
著

季羨林 百年散文精华

季羨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季羨林百年散文精华/季羨林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3. 8

ISBN 978-7-5125-0563-6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6580号

季羨林百年散文精华

作 者	季羨林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 王文侠
策划编辑	廉 勇 福茂茂
美术编辑	李丹丹
市场推广	胡红叶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22印张 325千字
版 次	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563-6
定 价	36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代序 —— 父亲最后的散文^①/季承



今年年初，大约是在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，我在父亲的病房里发现了一张便签，上面有一行潦草的字，左高右低，斜斜地展现在纸上。我仔细地看了看，那正是父亲的笔迹。可是要辨认出父亲写的是什么却很困难。看过几遍，可以断定，那显然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和开头的一句话。“一年将尽夜 万里未归人”这是标题，接着写道：我已经忘记了，是在什么书中读到了这么两句诗的。下面便是空白了。我推测，这恐怕是父亲在想写点什么东西，而没能写完。没过几天，我又在病房里发现了另外一张便签，上面有一段文字，但笔迹却显然不是父亲的了。这段文字和格式如下：

^① 本文选自季承《我和父亲季羨林》一书。

一年将尽夜 万里未归人

我已经忘记了，是在什么书中读到了这么两句诗的。作者当然更忘记了。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，很简单。但是身临其境者，感受却完全不同。我流浪德国达十几年之久，每一年都有一个“一年将尽夜”。在那十年之内，我当然是一个“万里未归人”。每到一年将近夜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总要哭上一场的。

中国古代诗人有一句有名的诗：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……

文字到这里就中断了，文章当然也没有完成。在便签的最上面写的日期是2009年1月23日，离春节只有三天。

稍加思索，我突然感悟：啊，这是父亲没有能够完成的一篇散文！

从那一行潦草倾斜的文字，可以看出，父亲曾是以多大的毅力，想用自己的笔来写自己的文章的。从那一段由别人替他记录的文字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希望继续写作，继续抒发他曾经多次写过的他的思乡之情。他在2007年出版的《病榻杂记》里，曾经向世人宣布过，他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但他是不能封笔的。他还要写，还要自己写。可是他的视力逐渐地减退以至不能辨认较小的字，那曾经写过上千万字的手也不太听使唤了。用钢笔写字的时候，虽然戴上倍数很大的眼镜，但仍然不能看清笔画，更难以掌握书写的方向。他当然不服输，仍然决心自己去写，但那一行歪斜模糊的字迹彻底打破了他的雄心壮志，严酷的事实逼迫他不得不放下笔。之

后，他一定经过非常苦恼的过程，才决定去求助于别人。可是，有了别人的帮助，为什么竟然连一篇文章都没有能够完成呢？这当中一定另有使他不得不放弃的原因，而这种原因除了痛苦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东西的。

那时，父亲已经在口述历史，就是他讲述，别人记录。这种做法，对于父亲来说，肯定也是无奈之举，自然是口服心不服的。但是由于那是一项巨大的工程，他只好接受那种方式。可是，对于过去曾经得心应手的短篇散文来说，他无论如何舍不得或者说不习惯由别人执笔来替他写。有了思绪，顺手写来，情思翻腾，手下的笔也随之龙飞凤舞，一篇好文章瞬时可成，多么惬意！现在，他说一句，别人记一句，思绪时断时续，写字的笔操在别人手里，这种写作的方式对父亲来说真是一种痛苦。他很想恢复往日的做法，动手去自己写作，于是就有了上述的尝试，就有了上述的文字，也就有了上述的失败和挫折。对于一个终生舞文弄墨的老人，这是多么大的打击，多么大的痛苦。于是，他宁愿不出文章，也不愿意去受这种痛苦的折磨。他放弃了写的愿望。

父亲不服老，是他在进入高龄时的心态。这种心态，使我肃然起敬，使我心灵震撼，使我产生极大的同情，也使我陷入极大的悲哀。面对这种情形，作儿子的我能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父亲摆脱这种绝境呢？要知道这等于使一个人绝处逢生啊。

有一天，父亲告诉我，他还有几篇文章要写，于是我趁机向他提出，由他来口述我来记录，把它们完成。可是父亲犹豫了很久以后说：“再说吧。”我没有敢坚持。我觉得父亲一定是希望有一天他精神好一点的时候，自己动手来写，因为他相信，过了那一段烦

人的时间，自己的精神一定会好起来。可是，他的愿望终归没能实现，上述的几行字竟成了他最后的散文，而心里打算写的那几篇文章，也成了泡影，虽然我知道至少有一篇的题目是《泉城忆旧》。

父亲从1933年开始写散文，一直写到2008年，七十五年间，他写了几百篇散文，可是最后的这篇散文竟要求助于别人，尚且不能完成，对于父亲这太残酷了。

2010年7月

目录

一 辑

20岁以前作品



文明人的公理·002 / 医学士·007 /

二 辑

21-30岁作品



枸杞树·013 / 黄昏·016 / 寂寞·020 / 年·023 /
母与子·027 / 红·035 /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·040 /
去故国——欧游散记之一·048 /
听诗——欧游散记之一·051 / 寻梦·056 /
海棠花·058 / Wala·061 /

三
辑

31-40岁作品



忆章用·067 / 胭脂古井·075 /

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·078 / 送礼·081 /

四
辑

41-50岁作品



到达印度·086 / 歌唱塔什干·089 /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·098 /

忆日内瓦·100 / 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·105 /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·111 /

五
辑

51-60岁作品



香椽·116 / 春满燕园·118 / 马缨花·120 / 夹竹桃·123 /

师生之间·126 /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·129 / 访绍兴鲁迅故居·133 /

科纳克里的红豆·136 / 巴马科之夜·139 / 野火·142 /

六 辑

61-70 岁作品



天雨曼陀罗——记加尔各答·146 /
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·150 /春归燕园·154 /
爽朗的笑声·156 /游天池·160 /
登黄山记·163 /游唐大招提寺·176 /
富春江上·180 /

七 辑

71-80岁作品



火车上观日出·186 /黎明前的北京·188 /
我的童年·190 /怀念西府海棠·197 /
为胡适说几句话·200 /晨趣·204 /
忆念胡也频先生·206 /八十述怀·210 /
《留德十年》节选·214 /

八 辑

81-90岁作品



老猫·235 / 《牛棚杂忆》节选·243 / 园花寂寞红·276 /
幽径悲剧·278 / 两个乞丐·282 / 二月兰·285 / 忘·289 /
赋得永久的悔·293 / 我的妻子·298 / 三个小女孩·300 /
清塘荷韵·305 / 漫谈皇帝·308 / 论朋友·310 /
我和东坡词·312 /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·315 /
知足知不足·318 / 我最喜爱的书·320 /

九 辑

90岁以后作品



死的浮想·325 / 三进宫·327 /
《病榻杂记》小引·332 /
九十五岁初度·334 /
封笔问题·337 /

附录：季羨林年谱 / 339



一 辑

20岁以前作品

那是个五月的早晨，太阳升得还不甚高。某国军队放炮距今已二十多天了。这个期间，恐慌笼罩了全城，谣言百出，不是说今天翻，便是说明天查，空气紧张到十二分，终日里除了害怕以外，还有什么心绪来看书？

文明人的公理
一九二九年一月

这是昨天上午的事。

我正同一个同伴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，低着头沉思一件很不要紧的事情，耳官里忽然充满了皮靴底与路沙相摩擦发出的粗糙的、单调的声音，使我不得不抬头看看。第一个挡住我的视线的，便是那黄色的制服，红边的军帽，和那粗笨的黄皮靴。我向远处望一望，只见许许多多上着刺刀的枪，一高一低地向前进行；间或因为走路震动的缘故，有意无意地一斜，被阳光直射着，发出耀目的闪光。在这一行列各分子间距离较远的地方，间杂着许多大的炮车，高的战马。轮声、蹄声击地做出和谐的音调。每人的脸面虽然轮廓的大小不同，五官的布置各异，都一律地嵌着两个黑溜溜的眼球；向前直看着，很少左右视，保持着一种不可剖析的神秘，似欣欢，似骄傲。

我见了这红边的军帽，黄的制服，粗笨的皮靴，浑身好像受了无形的魔力，自然而然地战栗起来。的确，它们——军帽等——在我过去的回忆中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同时两腿也向路旁急窜，躲开“他们”——某国示威的军队。脚下就如踏着天鹅绒似的，高一步，低一步，向前直走，两只眼又想看看“他们”，又不敢很看。我这时可以说完全不受神经的支配，可惜我不是个大

文学家，不能够将这时的恐惧心情，曲曲描写出来。

“慌什么？慢点走！看‘他们’……”

我的同伴用很低的声调警告我，说了好多遍，我才模模糊糊地听见。虽然他这种警告在我惊惧的心灵里不过如微风一度，我行路的速度却减了不少。

“慢点走！”他又说。

“看那个老人因为躲‘他们’挤倒了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指着说。

“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那不是吗！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北看：一个老人卧在马路旁的地上，正挣扎着想站起来。这种现象，在平常时候，一定有许多人围着看；因为中国人的好奇心向来是极大的。然而这时却各人走各人的，好像绝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似的，间或有一两个人注意到他，也都表示出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仍然保持着无声的进程。

“看见了没有？”同伴问。

“……”

我的视线虽然固定在老人身上。但是我的心却全给因为看见“他们”而生的恐惧蒙迷了，毫不能做明了的观察。我的同伴虽然接续着说了许多，我只渺渺茫茫地听了一句“看见了没有”，眼前，脑中，心内都是些红边的军帽，黄的制服，粗笨的皮靴。

这时我旧时的回忆便一幕一幕地重现于我的脑海：

那是个五月的早晨，太阳升得还不甚高。某国军队放炮距今已二十多天了。这个期间，恐慌笼罩了全城，谣言百出，不是说今天翻，便是说明天查，空气紧张到十二分，终日里除了害怕以外，还有什么心绪来看书？现在总算是略见平静。我起来洗脸以后，坐在窗下的书桌旁发怔。两眼的视线集中在桌面的木纹上，忽然发生了看书的观念。左手去拿近旁的一本洋装书，指尖触着尘灰满封的皮面，起粒粒的感觉。随便掀到不知哪一页，一行一行地看去，只有些一方一方的黑字迹，奔马似的跑入眼里；及至看到末尾，书中的意义却一点也不能了解，甚至于连是什么字都不知道。又不得不从头再看。如此往来了两三遍。

“放炮已经二十多天了，H——我的同班——住的地方，听说离射击目的地不远。不知有危险没有，我也该去看看了……”我这么想着便立刻放下书，草草用了早饭，急往城里奔。

沿途上商家全都关着门，只有几个花生小摊还照常营业。地上残留的血痕，着弹半烧的大门或房屋，打断了垂在地上的电线，白灰墙上零零落落的弹眼……处处都足以点缀颓废的表象。偌大的街衢中，寂静静的绝少声息，让发红色的阳光完全笼罩了。间或有一两行人，也都急急促促地各走各路，绝不相顾，我这时心内受的刺激，自然在悲哀以上了……

行行复行行，一直来到H门口。敲门进去，H正同他母亲在屋中砖地上蹲着，旁边横七竖八地斜着几只开着的箱子，破衣服，烂字纸，很不规则地堆满了一地，见我进去，连忙站起来，递给我一支纸烟吸着，他也燃着一支。

“我万想不到你今天来，贵府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”这三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宽泛，然而现在却变成一种绝对的普通口头禅，应酬话，在这个期间，凡人只要受了这三个字的刺激，自会发出关于放炮的感觉，自会明了它的意思。

“很平安。”我说，“并没有见炮弹。”

“那还好。”H的母亲说。

“听说某国军队要家家检查，只要不合‘他们’的意，便一刺刀刺死。”她又继续着说，手指着破纸。

“放炮时我们这里可了不得了。”他不等我问，打断她的话头。

“炮声直响了两昼夜。炮弹鸽子似的在头上乱飞。我们都躲在床底下，哪里敢出头？每到晚上更厉害。那流星样的弹子一阵阵地向北跑；院子里打下的树叶，混合着小飞弹，雨般地落了下来，放了炮以后，我们一共扫了四簸箕，你道多也不多！你看那屋”——H用手指着他的东屋——“弹子轰得多厉害呀！”

H弹了弹烟灰。

“记得是放炮的第二天晚上，一炮响得特别厉害，就落在北街，接着就有墙倒的声音，孩子哭的声音，求救的声音……陆续传入耳官里。等到炮

响得较轻的时候，我伸出头来，窗纸已经通明；由窗纸缝里，可以看见火蛇似的火光，向上飞舞。大风呼呼地刮着，我们全家都陷入忧惧的旋涡中。我连话都不能说了。好容易风减了，火消了，这才放了心。第二天早晨，炮就停了，我走到北街一看：一片焦土，围着赭色的墙，中间竖着几个半焦的柱子。一个中年妇人，下腿已经给弹子带去了，血淋淋地卧在灰里，与死神争最末的残息。咳……”

说完了，又蹲下整理破纸。

这时全屋都归于沉寂，除了破纸的声音。

“烧了！烧了！那个得烧了！”H的母亲忽然喊出来，目光注视在H的手里的一幅地图上。

“这个不要紧……”H说。“紧”字的声浪特别延长。

“不，不，‘他们’再当作一张行军地图呢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个也得烧。”她又指着她才找出的一束信封说，上面印着“督办公署军需科缄”的字样。因为着了水，字迹扩大了，变为淡淡的。

“这个也不要紧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她指着“军”字说：“这不是军队上用的么？”大概这八个字中，她只认得那一个字，从H手里她把那幅地图抢了去，揉成一团。嘴里还自语着：“省得出了危险……”

嚓的一声，早已化为灰尘了。

忽然有一种急速的脚步声音发生于庭中，她的男仆李升早已跑进来，手里拿着两个瓶，一个破篮子，急喘喘地：

“某国的……军……军……队……检查到了，街了……快……”

这一来，全室的空气陡然紧张到十二分，各人都给恐慌蒙迷了，她的脸变白了，嘴唇发颤了，浑身战栗了。我心里兀自跳个不住，也蹲下帮着敛破纸，向箱里填。

一分钟后，我们的工作完毕了。

“千万别关大门，”我开始贡献意见，“因为如果这样办，‘他们’以为你拒绝他哩。”

“不……行……”她说着又停住了，吸了口气。

“不行……不关门我心里究竟不安稳，还是关的好。”说着就指挥李升去关紧大门。她在屋里一来一往地踱着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——一会儿向外望望，一会儿低着头叹息；又忽然看着自己的东西都安置得不合次序，恐怕“他们”疑心。便用颤巍巍的手东一扯，西一拉地整理。结果却愈整理愈乱，远不如不整理。我劝她不要慌：“沉住气，不要紧！”她却一点也听不见，仍是胡拉扯。

啪，啪，啪，大门上响了几声。

门响处拥进三个某国的军人！当头是个胖子，圆肿的脸。第二个是个矮子，最惹人注意的，便是他那一抹日本式的小胡。还有一个挂着刀，仿佛是个官——都一律是红边的军帽，黄的制服，粗笨的皮靴。他们在这时始给我一个很深的，永久不忘的印象。

“为什么关着门呢？”胖子发话。

“我们还抢你吗？”矮子说着，挺胸四下里看，表示出高傲的神气。

“我们不知道大人们来。请屋里坐吧！”H鼓着勇气说，面上堆起很不自然的笑容。这时H的母亲早已吓作一团，战栗不止。

“放屁！”

“你没听见说吗？”

Pia，H脸上早着了一掌，接着就接二连三地几枪托，H退到屋里，“他们”也跟进来。矮子先用刺刀掀开箱子，乱七八糟搅了一顿，也没有搅着什么。随后三人便大肆其威，翻箱倒笼，搜查起来，甚至于连老鼠穴、蚂蚁窝都寻到了。结果，一点也没有发现——银圆。

西屋里搜完了，又往东屋走。阳光从屋顶上炮弹穿的裂罅里漏进来，射在一堆满蒙着尘土的破衣服上。除此以外，只有一条三根腿的小桌，几扇破风门，一个破蒸笼，来点缀这所屋，愈显得破烂不堪，“他们”仍是如法炮制，随随便便地用刺刀一掀，挑得尘土迷日，那些破东西都横七竖八地横在地上，